



名家名作宝库

第三十二辑

中国近代

ZHONGGUO JINDAI
MINGJIA MINGZUO BAOKU

荡寇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

• 第三十二辑

荡寇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荡寇志

(二)



第八十七回 陈道子夜入景阳营 玉山郎赘姻猿臂寨

话说希真闻丽卿到来，便传令宣他进帐。丽卿带着几个女兵，上帐来参见父亲，道了万福，又见了众将。希真见丽卿精神复元，较前更觉充满，心中甚喜，便道：“痴丫头，不在山寨，来此做甚？”丽卿道：“一者孩儿足足坐了四十九日，已将息好了，来给爹爹前请安；二者闻知得甚么祝永清了得，孩儿要会会他，同他分个上下，决个雌雄。”希真道：“这事用你不着，你回去同真将军牢守营寨。大姨夫，并众将、表兄，我且不要他出战，何况你。”慧娘道：“姨夫要收降祝永清，只以智取，不用力敌。”丽卿笑道：“爹爹惯做气闷事。兵来将挡，为何不同他厮杀？既是爹爹要活的，也容易，孩儿不去弄杀他，只活擒来便了。”希真顿着脚道：“不要你管，只顾替我回去！”帐上帐下侍立的将弁，都暗暗的笑。丽卿恐怕老儿发作，只得退下来。忽然又转身道：“爹爹如要出战，千万来叫孩儿！”希真道：“晓得了，会来叫你。只顾回去，快走！”慧娘送丽卿出去，丽卿道：“秀妹妹，如果爹爹出阵，不来叫我时，你把我个信，待我抄入那厮阵后，杀他个落花流水。”慧娘道：“姨夫自有妙算，军营里论不得家人父子，姊姊切不可去乱做，着姨夫收罗不来。”丽卿笑道：“我怕不省得，不过这般说。”辞了慧娘上马，带着女兵快快而回。

却说永清的差人回营，说希真如此形状，永清嘿然。守了两



日，永清那里耐得，便提兵马来攻打希真的寨子。那希真枪炮弓弩，守得铁桶也似，那里攻得进。一连攻了好几日，没个破绽，永清十分纳闷。那魏虎臣不得捷音，只管雪片也似文书来催进兵。差官来一次，便滋扰一番，永清被他头也吵昏了。可怜那祝永清是武职，爵位又不大，平素又不贪赃，那里来得钱财，真弄得个左支右绌。最后来的一个，乃是魏虎臣的体己干办，叫做沈明，比前来的更凶，勒定了要若干银子，方肯去回话。祝永清那里打算得出，只得陪话道：“长官，并非我小气量，须念我永清此次系是苦差，那里是赚钱之处。我身上一切使用，都是公帑。兵马钱粮，丝毫不能侵蚀。长官能格外矜全，永清感涕在心，实非昧良之人。此刻现钱，实将不出。长官肯容纳，我这口红镔宝剑，系传家之宝，价值千金，你权且将去做质当。我凯旋后，便来赎回。你如等不得，竟去卖了，我也不怨。”那沈明那里肯收，发话道：“祝防御，你是晓事的！你说是苦差，偏我这差是甜的？自古道：天无白使人，朝廷不差饿兵。既要我替你出力，却又这般扣算。你不要把冷债抵官粮，这口铁剑，一时叫我卖与那个？祝防御，你得胜后也指望高升，不要大才小用。”永清忍气吞声，说道：“长官，非是我扣算。你看我的簿书上，钱粮支销之外，有多余的，你便尽数取了去。委实无从措办。”沈明道：“也也也，你这话明是撞我！总管相公不过叫我催你进兵，并不叫我来查账，你抬这话来压我。祝防御，你便丝毫不添，我也不好再说，便就此告辞了，你的干系你自己去剖。”

沈明正发作时，忽听得一片呐喊。永清大惊，忙出帐看时，原来众兵将闻得此信，俱大怒，说道：“我们在此不顾身家性命，他却来鬼混，便杀了这厮！”一齐拥入中军，鼓噪起来。永清喝



住,道:“你们何故?”众军道:“我们要杀差官。”永清掣剑在手,道:“上司来人,谁敢无礼!我等强杀是他的属僚。你等既要妄为,先杀了我。”众军都不敢动。两个团练上前禀道:“众人非敢作乱,实为主将抱不平。”永清插了剑,道:“虽是诸君爱我,实是害我。差官我自开发,不劳众位担忧。”两个团练又道:“今众人情愿公派了,开发他去。”永清道:“这如何使得!诸君随我在此,同与皇家出力,只因我才力不胜,以致不速成功,岂可因我,累及你们。那个是有余的!”众军大喊道:“我们也出师几番,那有将军这般分甘共苦。今日便要我们的性命,有谁不肯,将军不必担忧。”那众官兵惧由永清主意,都纷纷归到帐房,各人攒凑银两,须臾积少成多,都堆在面前,便请那差官出来,同他说明了。那沈明一来见银两比所要之数差不多,二来也怕激变,当真做出来,便笑着说道:“都为将军的考成,并非沈某一入落腰。魏相公前你放心,我会替你包荒。”永清陪笑谢道:“全仗长官周旋则个。”那沈明收了银两,带了从人,回景阳镇去了。

永清送他出营,回中军升帐,便叫军政司:“把钱粮银两,透支了发还众军。将来有侵蚀后患,都我一人承当。”军政司禀道:“营里粮米草料只数十日,屡次行文去催,终不见到,怎好?”永清道:“我自有道理,你只管发与他们。”众军无不感叹。永清又恐他们心变,亲去各营伍安抚一番,方才议出战之事。永清道:“我等粮尽,利在速战,诸君鼓励锐气,随我去攻打寨子。”

当日永清提兵来希真营前挑战,希真只不出来,由你叫骂,只推耳聋。永清守到天黑,不见一个敌兵,只得回营。次日又去叫战,希真还你个老主意,只是不出。永清无奈何,仍就收兵。到了第三日,永清叫众军预备冲车攻打。旗门开处,先放出四五





辆冲车，直冲过去，却都颠入营前濠沟里去了。永清知不济事，不敢再放，喝令众军搬泥运土去填濠沟。怎敌得土围上的枪炮，撒豆儿般的打来。吃打杀了些军汉，其余的都逃了回来。只见希真营里一个号炮飞起，营门大开。永清只道他出战，便约齐队伍等待。往营里望去，远远中军帐上，希真同众将饮酒，帐下大吹大擂的作乐。永清大怒，叫把那三百斤的荡寇炮，对营门里打进去。这里方点旺门药，希真营里早竖起十几层的软壁。那炮子雷吼般的飞进去，吃那软壁挡住，都滚入地坑里去了。听那里面，鼓乐并不断绝。把个永清的肚皮几乎气得绷破。只见希真的营门闭了，土围里面忽然涌起一座飞楼，离地数丈。那飞楼上端坐着一位美貌佳人，手拿着一柄羊脂白玉如意，指着永清叫道：“祝将军听者：我乃刘将军之女刘慧娘也。陈将军叫我传令与你，道你辛苦了，且请回去将息。若要交手，你选个好日子，再来纳命。”永清大怒道：“你原来是云龙的老婆！我看云龙兄弟的面上，不来射你。你快去叫陈希真早早归降，倘再执迷，打破寨子，连你父女性命都不保，休怪我无情。”慧娘嘻嘻笑道：“玉山郎，你休恁的逞能！我同你是仇敌，谁稀罕你留情。你既技痒，要射便射。”永清骂道：“贱人，不识起倒！”认真一箭飏的射上去，那慧娘面前霍的飞出一片五色云牌，乃是生牛皮缉就，彩色画的，挡住了那枝箭。永清转怒，叫放枪炮。慧娘叫四健卒拔去桦车销儿，那座飞楼豁喇喇的溜下去了。看看天晚，永清忍着一肚皮气，只好回营。希真并不来追赶。永清想道：“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，总是我不会攻他。那刘广的女儿果然奇巧，可惜都做了贼。”

次日一早，永清也不去攻打，便离了大营，带着百十骑军马，



团团去看那猿臂寨的形势。只见各处防护得严密，叹息了一回，回到营里，对众将道：“此地果然急切难攻。我的意见，若肯容我在芦川上流屯扎，左依高山，右据芦川。把沂州官兵调赴景阳镇，弥补额数；我们的钱粮，就在沂州汇支。各处附近村落都迁徙了，由百姓自己据守险要，着那厮无处看相。他要出来抢劫，我就纵兵厮杀。他不出来，我只干守着。不过一年，那厮粮尽，饿也要饿杀他。只是魏相公怎肯信我的话？再不然，还有一法，我等把兵马四散屯开，分头据险。那厮攻我们不能，不得不分头把守，教他猜不出我何处进兵。我却忽聚做一处，攻打他一路。便擒不到陈希真，也杀他一个五星四散。然也须二十余日，方好成功。”谢德道：“此计大妙，但只是粮草不敷。”永清道：“我已差人赍信去沂州府乞借，尚未回来。”

正说话间，辕门官报进来道：“陈希真遣人下书。”永清唤人，拆信来看，上写道：“闻将军大军缺粮，特奉上粮米二千斛，以便相持，幸勿阻却。”永清大怒道：“匹夫怎敢小觑我！本当斩你的头，今借你口去说你主将：早晚必为我擒，何得相戏！我不杀你，快走。”忽然又叫来人转来道：“你再去说：如果他肯归降，但有山高水低，我一力承当。我顶天立地，决不食言。如其不能，早来纳命。快去，快去！”来人抱头鼠窜而去。须臾，左右道：“那厮并不把粮车收回，都丢在营前空地上。”永清去看果然，便传令都放火烧了他的，遂与众将商议分兵据险。忽报：“魏相公处又有差官旋风般的来也！”永清大惊，连忙接入，乃是沈明的兄弟沈安，赍着一角公文，封着一口剑，递与永清。永清拆封看时，上写着道：“汝自立军令状，讨这差使，只道汝有多少了得。如今一月有余，靡费无数钱粮，只捉得几个小贼算甚么！现在合镇纷纷谣





讲，汝受陈希真贿赂，不肯进兵。虽无确据，然究竟何故按兵不动？如所云‘陈希真才有可用，欲以缓功收伏’，此言吾未发，岂汝所得做主，甚属混账！今封来剑一口，再限汝三日，如不能擒斩陈希真，速将汝首来见。檄到如律令。”永清看罢，气得说不出话来，少久开言道：“并非永清按兵不动，连日在此攻打，不能取胜。长官不信，帐上帐下大小将弁，那个不好问。说我受贿赂，一发影迹俱无。”沈安道：“那个我不晓得，只是魏相公钧旨，叫我守候，立等捉陈希真。三日后捉不得，便请将军尊裁。我也是奉上差遣，盖不由己。”永清道：“长官劳顿，且去将息，我自有道理。”遂着人去看待。

永清仰天大叹道：“我祝永清忠心，惟皇天可表。我本欲报效朝廷，不意都把祸患兜揽在自己身上，我直如此命慳！罢了，罢了，死于法，何如死于敌？做小卒的且为国家死难，大宋祖宗鉴我微臣今日之心。天彪阿舅，你不去，我何至有今日！”便召众将齐集，把檄文与众人看了，说道：“主帅如此严切，我如何再活得去，明日便是我致命之日。不要害了别人。”便把兵符印信交付谢娄二将军，“明日我只单枪匹马杀出去，不回来了。”众军一齐流涕叩头道：“望将军从长计较。便要出战，我等同去，便死也甘心。”永清道：“不可。诸君功名远大，岂比我一事无成。我意已决，诸君不要阻我。”众人见劝不住，都流泪而散。

当晚，永清叫预备了香案，朝东京遥拜了官家，又朝本乡拜了，止不住泪如泉涌，回顾两个亲随道：“我岂怕死，只恨的是这般死，陈希真不知谁来收伏他。此人日后必为天下大患，但愿他那封信是真话才好。我幸有哥子万年，祖宗之脉不斩，梁山泊的大仇也只好望他去报。我也无甚不了的事，只有云龙兄弟托我



写一手卷,未曾与他写。今日却不携来,只好另取纸写与他。”便叫磨墨。执着笔相了一相,一时触动,便把诸葛武侯的《后出师表》写上。笔如龙蛇夭矫,一气挥完,诵了一遍,然后著款道:“仪封祝永清绝笔。”又看了看,叹道:“好死得不值!”把来卷好。又写了三封书信:一封与云天彪诀别;一封与兄万年,托以宗祠香火;一封与师父栾廷芳。写毕,都与亲随收了,便命取酒来痛饮,低着头周身看看,流泪道:“你明日此刻,好道粉碎了。”又看那口红鏐宝剑道:“你不值伴我,何苦吃别人贱你,明日送你到万年兄处去。”又饮了数杯。

听外面更鼓,已是三更五点,头目来禀请过六次口号。忽见一个牙将入帐来密禀道:“适才伏路兵捉了一个奸细,他说是主将的至亲,有密计要见主将。小将们不好绑缚他。”永清疑道:“是谁?你见是怎般模样?”牙将道:“他把青绢包脸,不许我们看。他说恐走漏消息,待见主将,方肯照面。搜他身边,也无兵刃,现在帐外候着。”永清叫押进来。只见那人身长八尺,凜凜一躯,青绢包脸,身穿一件大袖青衫,垂着手,立在面前。永清道:“你是谁?与我何亲?有甚密计?”那人道:“我是将军至戚,今特不避刀斧,来献此计。将军依我,管教立擒陈希真,只在今夜成功。”永清大疑,声音又听不出,问道:“足下究系何人,莫非是刘广?”那人摇头道:“不是,不是。机密不可泄漏,将军叱退左右,我与将军照面。”永清又叫身上搜了,果没有暗器,便叫从人都回避,立起身,摆着剑靶,说道:“有话但说。”只见那人不慌不忙,撮去了青绢,露出脸来。永清在灯光下一看,吃了一惊。你道是谁?更非别人,便是陈希真的正身。永清喝道:“你这厮夤夜来此何故?”希真道:“特遵将军教言,来此请死。”永清大怒道:“你





休这般举止，快回去，明日与你阵上相见。”希真道：“将军容禀：不用阵上阵下，希真也是好男子，阵上吃你擒斩，我也不甘。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当，岂肯连累别人。希真被奸臣污吏逼得无处容身，不意反害了将军，左右为难，今特就英雄前请死，伏乞尊裁。”说罢，跪在地上。永清道：“好汉，你如今肯归降了？”希真道：“将军教希真归降那个？除非官家降诏，我便归降。不然，那怕蔡京、童贯、高俅都来，希真愿与他决一死战。我若肯降，须带了大众在阵前面缚，岂肯一人夤夜到此？今只是佩服将军，不忍二雄并灭，宁可我亡。你要斩便请刀斧，要囚便请槛车。希真死在英雄手里，誓不皱眉，只是不降。”

永清沉吟良久道：“罢，罢，罢，杀你我不仁，救你我不义。陈将军，你日后果能不负前书之言，不忘君恩，我祝永清死也瞑目了。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面说，一面飏的抽出那口红镏剑，往喉咙上就勒。慌得希真忙抢上，扳住臂膊叫道：“将军快不要如此，希真实为来救将军！将军如此，希真罪愈重大，请先斩希真。”说罢放声大哭。永清道：“将军，你莫非要我降你？”希真道：“希真已误，焉敢再误将军。将军去就，我不敢定，只求早决了希真。”看官，自古道：惺惺惜惺惺，好汉爱好汉。永清已是佩服希真，又见了这般光景，心里忖道：“不道世上竟有这等奇人，我若迳直灭了他，不但吃天下笑，就是良心上也下不得。只是他的真假，还测摸不得，待我再探他一探。”永清道：“这等说，只是我做负心人怎使得？”希真道：“何妨，我自己情愿。”永清道：“既如此，瞒生人眼，暂屈将军缚一缚，景阳镇山高水低尽在我。”说罢，便取出绳索。希真道：“这有何难！”跪在地，反剪着手待缚。

永清见他面不改色，撇了绳索，抱起希真，推在座上，纳头便



拜道：“陈将军，我祝永清今日心服了你也！倘蒙不弃，愿终身执鞭随镫，供作仆隶，万死不辞。”希真答拜道：“亡命希真，无处容身，作此避罪之举。将军前程远大，岂可如此？还望将军雄裁。如蒙见爱，得收残骨归土足矣，岂敢怨怅将军。”永清道：“将军何出此言！永清蒙将军屡次生全，我今日宁可碎尸万段，岂忍伤害你，只望将军收录。”希真道：“既蒙见赦，愿听教言。”遂磕头拜谢。永清道：“陈将军且慢。也须要依我三件事，我便倾心吐胆归降了。不然，情愿自死。”希真道：“莫说三件，三十件都依得。”永清道：“第一件，你既说暂时避难，不敢背叛朝廷，日后必须受招安；第二件，梁山泊系永清切齿深仇，你不许和他连好；第三件，你日后俄延着不肯归降朝廷，我就飘然远去，你却不许留我。这三件依得依不得，只此刻便求明示。”希真笑道：“将军口里的话，都是希真心里的话。我若背叛，何不竟去投梁山？他那里怕容我不得，何苦自立门户？梁山泊不是阁下的对头，却是希真日后的赞见礼。前二件依了，第三件自不必说。”永清大喜。二人同拜了九拜，立起身，永清道：“陈将军不可久留，便请归营。明日交锋，永清卖阵受擒便了。”希真道：“不可。将军一世盛名，岂好如此！”永清沉吟道：“既这般说，将军暂留，明日并马同去便了。”永清让希真坐地，仍叫蒙了脸，各诉心腹。听更鼓已是五更二点，少刻两个团练入帐禀问道：“主将，此人来献何计？”永清道：“便是我的恩人，依他的妙计，恰能擒陈希真。明日便见分晓。”二将无言各退。

天将黎明，忽听得营外呐喊震天，战鼓齐鸣，报进来道：“这番贼营里兵马来了。”永清便传令迎战。营前营后大小军官，齐声愿出。永清便叫都去。谢娄二将忙禀道：“那有全营兵马都出





之理，万一有伏兵劫营，怎处？”永清道：“二位将军不知，上阵自见。”遂发炮出营，另备一匹马与希真骑了，并马而出。众人都不知其故。出营列成阵势，只见刘广跃马横刀，大叫：“祝永清，我家陈将军怎地了？”希真纵马出到垓心，撒去青绢，叫道：“姨丈，我回来也！”众皆大喜，官军皆惊。永清随在后面，带了亲随，也到垓心，勒回马对本阵大叫道：“诸君听者：不是我祝永清心变，只因魏虎臣逼我太甚。陈希真大恩大德，轻入虎穴来救我的性命，我因此感激，已归降了他也。诸君回景阳镇，替我代回报魏虎臣，日后遣将调兵，不可恁地性急。我去了！”说罢，竟归希真阵里去了。这边谢娄二将并众军都大惊。只听得一声大喊道：“我等没家小的情愿随祝将军归降！”有六七百人都纷纷的奔了过去，谢娄二人那里止得住。其余的在阵上，望着那边磕头不已，都放声痛哭。永清在那边也下马答拜。希真大吹大擂，掌得胜鼓，拥簇着祝永清回营。

这边谢娄二位团练只得收兵。二人对那四个提辖说道：“此事怎了？我等回景阳镇如何回话？魏总管心地窄狭，极多猜疑，我们身上怎得干净？看来大家都隐瞒着，只说祝将军同那干人都失陷遭擒了，此计如何？”众人都道：“也只好如此，不然怎了。”大家计议了一回，便去请那差官沈安出来，都求他包荒。那沈安听说反了祝永清，也吃了一惊，及见众人求他如此撒谎，他拿捏着，那里肯担承，说道：“这个血海的干系，我担不起。你们要说，自己去说。”众人再三哀求，他只是不肯依允。恼得谢德性起，蹁的抽出那口腰刀，顺手一挥，沈安早已变作两段，骂道：“看你这厮依允不依允！”娄熊把他手下的人都结果了。四个提辖道：“杀了他怎了？”谢德、娄熊齐说道：“怕怎地！大家说他降了贼，众口



一词，瞒得实腾腾地。倘走了风，魏虎臣不能相容，大家反他娘。”众人商议定了，遍告各营，拔寨都回景阳镇。谢娄二将尚未动身，众军已纷纷的先走了一半，前呼后叫，喧哗不止，一路抢夺粮食牛马。谢娄二将那里禁止得。不说官军都回景阳镇。

却说陈希真得了祝永清，如获异宝。原来希真早有细作在景阳镇，买通魏虎臣的近身人，凡永清营里的虚实，都尽知道；又布散谣言，说他受贿，离间得他上下不和，然后收了他。古人说得好：奸臣在内，大将断不能立功于外。况魏虎臣又是他的上司，一发掣肘，当时希真迎进大营，到中军帐上，希真先拜道：“我陈希真素无贪着，今见将军，遏不住心中欢喜。”永清拜道：“小将无知，屡次触犯威严，幸蒙收录，正如披云见日。”又与众人都见了。希真待永清以上宾之礼，对众将道：“祝将军，老夫将性命换来的，诸位将军幸勿轻视。”众皆大笑。

当日杀猪宰羊，大开筵席，奏军中得胜之乐，犒赏三军。又差人打探官兵都拔寨去远，也收兵回山。真祥麟、苟英率领众头目来迎，希真道：“小女如何不来？”真祥麟道：“姑娘嫌闷，带了随身女头目，到山后围猎耍子去了。”众人都到了正厅上，希真开言道：“祝将军，希真实敬爱你不过，与你结忘年交如何？”永清道：“小将何敢妄僭。既承雅爱，愿拜将军为师。”希真还要谦让，众将都道：“祝将军之言是也。”当日祝永清拜希真为师，执弟子礼。

众皆大喜，连日庆贺。希真把那新降的六七百人，都安顿了。永清道：“弟子在此安居，家兄万年在永寿司寨，弟子投降，官司必然累他，怎好？”希真道：“贤弟所虑甚是，何不就屈贤弟一行，劝他同来聚义。”永清道：“不可。我这万年家兄，性最耿直，非言词所能动，只好用计诱他来。”希真道：“计将安在？”永清道：





“魏虎臣的兵符虽已交出，他的印花弟子却有在这里，就描摹了他，捏造一角公移，到永寿司寨总管处，调他星夜来此助战。弟子再亲笔写一封告急书信。他闻知弟子受困，必不怠慢。诱他到张家道口，请几位将军劫了他来，那时再以礼劝他，自然归降了。”希真大喜道：“此计最妙。你便写起信来，我有心腹人去。”永清又道：“我这万年哥子，本事也了得，要生擒他甚不容易，须遣上将去才好。”希真道：“我自有道理。”便当时做好假文、假信，差心腹人到永寿司寨去行事。这里希真差刘麒、刘麟、真祥麟三人，同去张家道口劫祝万年。希真吩咐道：“如此如此，用蒙汗药麻得翻更妙；如不能，再和他力战。”众人领命，都扮做客商去了。

希真道：“贤弟共有几位昆玉？”永清道：“弟子同胞弟兄三人：长的是万茂，便是祝朝奉；次的就是万年；弟子第三，却是同父异母。起先弟子族分最盛，亲堂弟兄有二十余人，子侄不下数十。其余繁支，不能悉纪，也有三四百人。自那年遭梁山泊狂贼蹂躏，只剩得弟子兄弟两个了。幸亏同叔父在东京，若同在一处，也必不免。”说罢，切齿竖发，眼中流泪。希真亦叹息不已，又问道：“贤弟与令长兄，何年纪相远？”永清道：“弟子系是庶出的。弟子嫡母云氏，就是云威外祖的侄女，只生万茂兄一人。弟子庶母共三人：长王氏，无出；次张氏，生万年兄；弟子生母李氏，年庚最小。先君讳太和，在日曾官拜都虞候，晚年来隐居山林，潇洒诗酒。弟子生母系姑苏元和县人，诗词翰墨，无不精妙，最得先君的宠爱。凡是弟子的史书文墨，皆出自慈训，并不受业他人。先君见背，弟子那时方十五岁。先慈刲股治疗，不愈，哭泣失明，每日只饮蜜水数杯，衰毁而歿。次年弟子便同万年兄随叔父进京，家中就遭了大难。”希真听罢，又起敬叹息，问道：“令兄都是



万字头，贤弟为何取永字？”永清道：“因先生母的讳，是‘万珠’二字。”希真道：“令叔今在东京作何贵干？”永清道：“做祥符县的县丞，今年二月因病不在了。”

永清说明谱系，希真蓦然想起一件事来，问道：“贤弟可曾完姻否？”永清道：“四海飘荡，功名不就，那里讲到聘定妻室。就为宗祀起见，也一时不得良缘。”希真道：“贤弟，你少坐。”希真忙入后堂，叫从人道：“请姑娘出来。”丽卿听得老儿呼唤，笑嘻嘻的忙出来，问道：“爹爹呼唤孩儿，必有事故？”希真道：“为你这孽障的终身大事。我往常看你的姻缘在此地，今日有了，与你寻得头好女婿。”丽卿惊道：“爹爹又要把我许与那个？”希真笑道：“便是云龙的表兄祝永清。他果然英雄，配得你过。我儿，你归了他，我也完了一条心，不知你心下如何？你若依允，我便出口。”丽卿道：“爹爹怎说这话！你年过半百，又没有个儿子，只有一个女儿，孩儿主意已定，要伏侍你到老，一世不嫁了。”希真道：“虽然难得你这番孝心，但是婚嫁男女大事，如何废得。如今他又无家舍，招赘在此，同我的儿女一般。你两个都孝顺我，我无子而有子，你无夫而有夫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！”丽卿道：“爹爹既这般说，由爹爹与孩儿做主便了。只要他待得爹爹好，孩儿就把身子托付他。爹爹看得中，量必不错。”

希真听了大喜，当即出来，对永清道：“老夫有一言，未便启齿，贤弟须要依我。”永清道：“恩师有何清诲？”希真道：“贤弟既无妻室，老夫只有一个爱女，小字丽卿。今年也是十九岁，与贤弟同庚。若论兵机韬略，却远不及贤弟。若论武艺，也还去得。贤弟不嫌寒微，老夫愿备妆奁，招你为婿。”永清听罢，连忙道：“恩师容禀：久闻小姐乃是女中丈夫，永清何人，敢攀附神仙！”希





真笑着说道：“我意已决，你不必过谦了。不用恩师弟子，竟翁婿称呼罢。”永清拜谢。希真遂遍告众位头领，众头领都来贺喜。希真便商议择吉日合卺，永清道：“弟子有下情告禀：弟子有期服未滿，須明年三月，方好合卺。”希真道：“既如此，就依你明年三月。只是我也有一言……”正是：百年伉俪双珠合，千里姻缘一线穿。有分教：两个多情种子，合成千古美谈；一对绝世英雄，配就神仙眷属。不知希真说甚言语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